



左氏百川學海

第七冊

百川學海

丙集

東坡志林

晁氏家語

許彥周詩話

胡國器畊

祿藁

李國紀聖門事業圖

孫過庭書譜

戴氏鼠璞

歐公試筆

關天傳信記

石湖菊譜



東坡先生志林集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
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
哉今夫雷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
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
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
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
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
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
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
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
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
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

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蔞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鄔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

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
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
皆不復振有亡徼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
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
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
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
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
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
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
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
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
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
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
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

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隨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
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
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
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
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
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

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
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
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
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
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
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
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
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
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
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
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
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

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竒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

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由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

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旤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旣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
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
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
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
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
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
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
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
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

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

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
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
烈也

漢用陳平計閒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

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
計也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
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
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
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
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
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
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
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
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
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
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
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
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
不知其能搗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

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
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
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恃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旣敗必出於智所不
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關尹之禍如毒藥猛獸
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

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
必亡之既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栢靈唐肅
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
之既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入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
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
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
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
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
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
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忠恕爲心而以平易
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
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
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栢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南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
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
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
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
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
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
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
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
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

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揔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
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
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
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
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
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
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
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
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
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
哉隱公惠公繼出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
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
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
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
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

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
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
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
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
師師有密䟽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䟽乎曰不
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
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
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
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
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旣福如此
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旤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

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
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
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
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
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
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
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
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
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
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

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晁氏客語

下場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

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閤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鏹損訐於公公曰鏹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於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少年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 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持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說呂申公因 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似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

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為謝云

初召來進君道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

十篇在賜詩前聞相公自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

不然其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

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

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其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

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啣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論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逆志如孔子於鷓鴣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國家閒暇

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絢兮孔子乃荅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禮後乎又曷
嘗著其言語

無爲爲道有爲爲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爲下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
執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
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
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
真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爲邦孔子荅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地有
虫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聲
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大
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筥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筥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旣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於事聲音貌象便須知
因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己當知之
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後充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已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曰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荅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
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
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為心
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
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之
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為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
輕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

敢道着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賻至宗劉安上決舟
子參至宗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
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牌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
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壘而起閘無濟於事
不能荅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並沒
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道
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爲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

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掎刻之心也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當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是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不善又一等

小人未必不知學做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
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說
然既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說更好勸
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
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
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數廉

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
分也晦叔曰有賢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周室班
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
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
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藝
狎雖遠不背矣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
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
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
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爲非
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韋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

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晝寂
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
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
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爲君愁曉寒荆
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意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
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
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
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
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
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爲比曰管仲之器
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
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

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於此興戎
興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
助也

張良以五卅事韓爲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
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
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
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爲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
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盍亦反其本
矣

醞醞百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
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
人則貌之與我得志弗爲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
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
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
恐此僞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
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
了問揀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堦未畢進揖未荅下
畢到尋常揖處方荅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 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
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
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爲不
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十月

二十四日降聖節

起於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薨謂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爲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
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
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
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驥病沙晚鵲鴿寒謂祿
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高柳
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黃腰中一
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見此而有感
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榻上

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圉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
圉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爲假馬者得故惆悵也
贈竇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
詩白駒去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萋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爲文王姜里作乃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
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

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䟽布以幕八尊畫布以幕六彝何以別䟽布對云䟽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䟽勺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爲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難意也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右五段張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爲法真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爲須就事勢上論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衆人也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

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爲后妃之德非謂文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爲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爲善也

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邵伯溫曰此修爲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爲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爲何人耶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竒何

軻也曰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殿 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礪石焉礪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魯公質王宮傳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萬和親於北爲利不細深甫云

好作爲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

辨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須積習

陳常弒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允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慎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

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大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劉暉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

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
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
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林述中說五代時
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
遇事輒舉此為誠後為忠義第一

王玠玉密人頃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
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
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
冷物致瘴癘乃於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

遣入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子正愛善衛生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椀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閑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去即忘本性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與性

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中求
靜又不可為動所移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
惑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鬪茸為
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
者耶讀崔氏珣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口
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晁太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
輒有請惟二饌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子宗
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

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
鑛成金得珽珽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
千百人中無一人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拚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
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牋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
黃昏未到得燒殘絳牋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
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
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
杜云乃王某作荆公時在座間語離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

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

右四段
劉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爲候也或改爲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爲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遷一階張說爲封

壇使說壻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
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
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爲泰水呼伯
叔丈人爲列岳謬誤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爲常談非也班固敘傳所載彪
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即
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爲孰不欲是吝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爲
以爲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凌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
非不盡心偶不知凌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

知凌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
須忠信人如凌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李及

趙清獻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垂崖食時魚是皆
下工夫為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

神考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壽朋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

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
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
盡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共財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為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為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梁公辭曰予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荅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荅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

免舊溪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荅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

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
川笑之又問莫鑠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已

第暢

五甲舊法
無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爲誠非也徐仲車
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
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爲利欲沉湎若失之
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並暢

擇之謂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
上諭以持衡物來能應事至能名聖人能之吾輩須

放過了應

定夫謂
次山云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

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
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
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
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揚墨之道也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

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
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
文析義求竒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
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
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
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
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

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之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
不可治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
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
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
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
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
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

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

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
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
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
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
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
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
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崑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
所害爲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
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
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
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
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
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

取而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
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
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
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
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
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
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
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
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睿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和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

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
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
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
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

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學聖人者也揚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聖人因

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

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較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

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生平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艸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温公艸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温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爲蜀公艸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
申公艸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
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肖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
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
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即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嶺表扶
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
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魯直
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
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

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州一疏上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復自爲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文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爲法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
某但涉獵爲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欒城先生於潁昌欒城
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
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
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
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
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
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謁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荅曰公望實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其子冲實聞此語因間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爲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
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
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
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
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爲汗簡人
鄭閔中祭酒閔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
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詩
送閔中云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稱
閔中長者嘗論邊事閔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
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爲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

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爲之當爲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温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本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子弟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

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閹者云煩呈覆欲
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
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
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䟽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
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
間言之公曰吾出劔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
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卅號精選其後乃泛
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劉莘老梁況
之終於貶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旣没不及再
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

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爲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公欲爲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俞爲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於朋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

進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
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
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
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
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
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
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殞於寺
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
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殞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
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
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

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 神廟登遐追百官班

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
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爲
奉議郎祕書省正字 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
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
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爲宮人難迴避也出溫公記
事

司馬植云 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

婦做一領黃襜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
次日惟簡袖進 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襜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

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彫鏤不可得而偽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

和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沖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溫公以揚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曾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畫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却煩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這迴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緊緊守定應是不教失了二十年以至一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則存向甚處着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背後底朝聞

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大事斬却生根自無死
蔓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
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昏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晁氏客語

